

## 小暑时节 黄鳝鲜

■黄亚芳

小暑的黄鳝,是老祖宗舌尖上掐准了时辰的智慧。父亲总会在这天念叨:“小暑黄鳝赛人参,黄鳝是发物,也是补物。暑天耗人,吃它最补气力。”小暑的黄鳝,是时令写给大地的情书,是汗水滴落升腾的烟火气,更是记忆里最特别、最鲜美的回味。

儿时,乡村的夏夜,田野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,蛙声起伏织成一片,泥水轻漾,倒映着天上疏落的星点。父亲拿着手电筒,提着一个竹篓,他牵着我的手,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田埂上。月光轻洒,稻田泛着银光,父亲指着稻田边细小的洞口说:“那便是黄鳝的居所,一会儿看爸爸给你抓一条。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。

只见父亲轻轻俯下身子,他用手电筒仔细地照着水下的泥洞。他轻声地跟我说:“黄鳝喜欢在洞里栖息,这些洞口或大或小,有的隐藏在水草丛中,很难被发现,所以找鳝鱼洞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观察和搜索。”

随即,父亲将手探入浑浊的水中,他屏住呼吸,额头沁出晶莹的汗珠。突然,他手臂肌肉绷紧,猛地一抽,一条滑溜溜的黄鳝被提出水面,它的身子激烈地扭动挣扎,甩出的水珠凉凉地溅在我的脸上。我赶紧递过竹篓,父亲熟练地将它投进去,篓中便传来一阵阵噼啪拍打的声音。

夜已深,我和父亲背着竹篓满载而归,我们依然走在田埂上,但心情和来时已是不同,收获的喜悦,如繁星点点,点亮在我们心间。

第二天一早,父亲便在厨房忙碌开。他神情专注,沉默少言。一旁的母亲将灶火烧得旺盛,父亲将菜籽油倒入锅里,“啦啦”一声,白烟腾起,黄鳝的华彩乐章便正式奏响。

随后,控干水分的鳝段也倾入锅中。待鳝段煸得金黄微蜷,父亲将白糖、酱油、姜片、蒜瓣、葱段、干辣椒撒入,顷刻间,屋内香气四溢,勾得路过的行人也忍不住驻足,喉头滚动。

夹一筷子入口,鳝肉嫩滑得不可思议,仿佛在舌尖上融化,又带着一丝微妙的弹韧。酱汁的浓醇鲜甜、葱姜的辛香、油脂的丰润,在口腔里交织、碰撞,霸道地占领了所有的味蕾。那鲜美,是深厚的、丰盈的,带着河泥的滋养与夏日的炽热,给人一种踏实而又满足的力量。

父亲把爷爷奶奶也搀扶过来,我们全家围坐在院子里,母亲将一盆炖得酥烂入味的红烧鳝段端上桌,便是小暑这天最隆重的仪式。筷起筷落间,黄鳝那浓郁鲜美的滋味,不仅填满了胃,也驱散了几分暑气带来的烦闷,日子也显得格外有滋有味起来。

前日回故乡,稻田里早已没有了黄鳝的身影,爷爷奶奶也相继离开了我们,但那些捉黄鳝、食黄鳝的美好场景一直停留在记忆里,在每一个小暑天,提醒我:“顺应天时,方得至味;人间烟火,最抚凡心。”



## 陌上温风至

■吴奋勇

当阳光一日日变得强烈时,人间迎来了小暑,“处处闻蝉响,须知六月中;龙潜渌水坑,火助太阳宫”。虽还未到最热的时候,逐渐潮湿闷热的天气已让人感觉暑热难耐。

我国古人将小暑分为三候,首推“温风至”。这风,是盛夏序曲初醒的胎动,自田野间徐徐而来,从稻浪深处涌起,携着土壤与草木蒸腾的热气,在阡陌间流转。凉风销声匿迹,唯有它吹得人鬓发出汗,吹得树叶微卷,也吹得蝉鸣越发高亢嘹亮。“六月六,西瓜水漉漉”,这风浸润的,正是这般熟透的香甜与土气。

蟋蟀却悄然迁移到屋檐之下。田野原是它们纵情吟唱的广阔舞台,如今已难忍骄阳的炙烤。这些小生灵循着阴凉,藏身于墙缝隙隙,听着风声,将鸣叫收敛在更幽微的角落,于夏夜清亮响起。清代诗人乔远炳在《夏日书事》中曾吟:“薰风温解引新凉,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墙角虫吟,恰似暑夜一曲天然“心凉剂”,勾勒出几分闲适与静谧。

而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,愈见勇悍。俗话说“夏练三伏”,小暑正是小鹰学飞的大好时光,老鹰会带着小鹰进行捕食的“实战演习”。它们锐眼如电,扫视着地上热浪升腾的世界;它们穿透温风,翅膀划开暑气,如一道玄青的魅影割裂开天幕。老农擦着额头的汗珠,仰头凝望,轻声念叨:“人在做,天在看。”苍鹰振翅划破长空,恰似天道俯瞰苍生,将万物于炎威下各循其道的生

存智慧映照得清晰而透彻。

那些田间劳作的人们,脊背弯弯,如熟透的稻穗,在暑气中缓缓地移动。汗水在黝黑的皮肤上汇成溪流,闪烁如碎金,重重砸进干涸的泥土里。小暑时分,“双抢”的鼓点已隐约可闻。农谚有言:“小暑小割,大暑大割。”他们躬身的姿态,恰似大地上镌刻的古老诗行,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与烈日较劲的坚韧。

陌上温风过处,田间农人起伏的脊梁镀着日光,似熔金流淌在粗粝的陶坯;蟋蟀在墙缝里怯怯低唱,应和着人间的烟火;雄鹰搏击长空,身影如墨点疾驰于苍茫——它们无声诉说,盛夏的暑气从不是生命的桎梏,而是万物淬炼新生的熔炉,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”,这灼人的酷热里,藏着天地馈赠的成长密码。

阿嬷在巷口摇着蒲扇笑念:“小暑食芒果,清心又退火。”孩子接过井水湃过的金黄芒果,一口咬下,酸甜的汁液瞬间熄灭了肺腑间的燥气——原来世间至深的凉意,有时竟蕴藏于对炎热的穿越与承当之中。

小暑的温风,其实给我们递来了一封滚烫情书。它氤氲着田里的稻香,催熟了枝头的龙眼,连晚风都带着茉莉的甜味。此刻,若得一杯陈年铁观音,细品慢啜,便可“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”,乃知暑热深处,自有清凉道场。温风拂过陌上,万物在溽暑中显出其韧性与庄严——这封夏日情书里,藏着生命各自舒展的韵律,以骄阳为笺,暑气作墨,将生生不息的答案,编织成岁月的璀璨长卷。

## 绿豆汤里的月亮

■瞿杨生

小暑一到,暑气便从泥土里蒸腾上来,粘在皮肤上,甩也甩不掉。这时候,人心里头就只剩一个念想,一碗冰凉的绿豆汤。

祖母熬绿豆汤,是从午后开始的。这是小暑时节最重要的仪式,比日历上的红圈更让我记挂。

她先挑豆子,干瘪的、虫蛀的,一粒粒拣出去,剩下的泡在清水里。绿豆吸足了水,渐渐胀开,仿佛憋着气的孩子突然笑开。灶上的水咕嘟咕嘟滚着,她往里丢一把冰糖,再撒几片陈皮。热气蒸腾,厨房里漫开一股微苦的甜香。

我蹲在灶边,看火苗舔着锅底。祖母说,绿豆汤要熬得“沙而不烂”,火候太急,豆子就失了形。她拿长柄勺慢慢搅,汤色由清转浊,再渐渐澄澈。熬好了,盛进缠枝莲纹的青花瓷碗,晾在井水边。傍晚时端回来,碗壁上凝满细密的水珠,手指一碰,凉意就钻进皮肤里。

夏夜闷热,蝉鸣歇了,只剩几声零星的蛙叫。院子里摆一张竹床,我和祖母并排躺着,蒲扇摇动的风里带着艾草味。她递给我一碗绿豆汤,汤面浮着两片薄荷叶,月光落进去,晃晃悠悠,宛如一枚小小的银币。

“慢点喝。”她说,“别把月亮吞下去了。”我捧着碗,一小口一小口地抿。汤是沙沙的甜,薄荷的凉意在舌尖一跳,又顺着喉咙滑下去,整个人好似浸在凉水里。碗底的绿豆沉甸甸的,偶尔咬到一片陈皮,酸涩里泛出回甘。祖母的蒲扇还在摇,风掠过额头,带走了最后一点燥热。

有时候,月亮被云遮住,碗里就只剩一片黑。我仰头看天,等云飘过去,月光重新掉进汤里,才肯继续喝。祖母笑我傻,说月亮又不会跑。可我还是固执地守着,恰似那碗里的光,比天上的更珍贵。

二十年后的某个小暑,我在厨房里熬着绿豆汤。灶火开得太火,水滚得太急,豆子果然失了形。计时器响起时,我正在回工作邮件,匆忙关火的样子,如同打断某个重要会议。盛在玻璃碗里,放进冰箱急冻。两个小时取出,玻璃碗外侧爬满冰晶,汤面映着冰箱的灯光,白得刺眼。

我端着碗走到阳台,月光宛若水倾泻而下。我轻轻晃动碗中的汤,看着那轮明月在汤面上碎裂又聚合,就像多年前一样。只是这一次,再没有人提醒我:“慢点喝,别把月亮吞下去了。”

我仰头饮尽最后一口,月光在喉间微微发苦。突然明白,那些年被小心守护着不让我吞下的,从来就不止月亮。那碗里盛着的,是永远回不去的时光,是祖母用蒲扇摇出的整个星河,是井水也镇不凉的思念。

